

“王丕震现象”开启别样艺术创作道路

□丹 增

一流的城市需要有一流的魅力，一流的魅力需要一流的文化来支撑，文化需要大众公认的扛鼎之作做横梁坚柱。民族没有优劣之分，但却有先进和落后之别，其主要表现就在经济背后的文化。我们要用自己实实在在的成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的先贤创造了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世界记忆遗产纳西东巴古籍、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大自然留给我们玉龙雪山、老君山、泸沽湖的湖光山色。而《王丕震全集》是当代丽江人精心创作、精工打造的新亮点，这是利在当代，功在后人的伟大文化工程，是我们这代人留给后世的“世界文化遗产”。

面对王丕震先生的浩瀚著作，没有人会不感到震撼，他的博大、神奇、坚毅，简直不可思议，近乎神话。从1983年起，已62岁的他，开笔写小说，处女作《则天女皇》的出版给了他信心和激励，由此一发而不可收，18年间，创作长篇历史小说141部，计3000多万字。平均每天以4000多字的速度疾进，而且，全部是手写，一次成稿。有人说，论数量的巨大，他是古今中外第一人，并无夸张，即使拼命写作的“书记官”巴尔扎克在数量上也无法与他比肩。可以说他是书写方法最传统，写作速度最快，字数最多，作品时间跨度最长的作家，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皆在他的笔下复活、重现。对于他的博大胸怀，丰富学识，坚强意志，拼搏精神，我是由衷的敬佩。望着照片上的王丕震先生，高阔的前额，硕大的鼻子，线条有力的嘴唇，刚毅的目光，我想，这个人是不是有着超凡的基因？他什么时候温习和查阅资料呢？他怎么可能只凭一张纸的提纲，就能一呵成地写下几十万字的历史小说呢？那浩如繁星的历史细节他是怎么一一装进脑子里的呢？

王丕震是古典时代最后一位孤独的文学智者

□贺绍俊

我觉得王丕震的确是构成一个现象，他的确够得上一个神人、奇人。

王丕震也是绝无仅有的，不可复制的，我们以后可能不指望再有王丕震这样的现象出现，所以我觉得不仅仅在于他写了这么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而且他提供的文学作品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是把他看成是古典时代最后一位孤独的文学智者。因为是最后一位且是孤独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以后不会再出现了。

那么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位孤独的文学智者，为什么是古典时代呢？当我拿到四箱书的时候，我大吃一惊，首先这个数量让我感到吃惊，当然，网络时代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不是为奇了，我知道一些网络签约作家，他们几乎是每天要往网络上贴将近1万字，必须有1万字的容量才会增加他的点击率，这样的高产他们自己也叫做灌水。但是王丕震的高产，我想如果是跟灌水对应的话，他应该是注油，注进去的是油，油是可以燃烧的。所以我想王丕震他的意义绝对不在于数量。

我在翻阅王丕震的这些历史小说的时候，我想到与王丕震相类似的台湾作家，叫高阳，他也是专门从事历史小说写作的，其实高阳也是属于古典时代的，古典时代的文化市场，他

时常在一些作品的研讨会上，听到震动、震惊、震撼这类字眼。不论说者面部多么用力，在他人听来，大多言过其实。但在今天的会上，情形不同，所有的震动、震惊、震撼，都恰如其分。这是因为，第一，我们此刻面对的，是一个既属空前，也恐怕会绝后的奇迹；第二，创造奇迹的，是一个先前默默无闻的老翁；第三，其人其作，都已经经过诸位崇敬又理性的辨析和评估。

依我多年的体会，滇地文坛的风水，十分别致，人际之间，流派甚多。但这一回，在肯定王丕震的话题上，不同山头的，几乎异口同声。如此情形，一开始则有点像王丕震的创作一样，令人难以置信。

而今，王老先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创作生涯，成为一个罕见的文化事件和文化现象已属定局。随着时间推移，由此产生深远影响和连环效应也将大势所趋。但这时意味着，先前的热心者与以后的参与者，还得付出更多的努力。仅仅按一些常规思路，比如，应景式地组织几场研讨、论坛还不够，无创意地开辟几间作家故居还不够，甚至，王丕震作品的出版也尚未完结，因为技术性的整理和打磨还不可或缺。此外，在营造这一文化品牌的过程中，请勿轻言超越巴尔扎克此类鼓劲儿的话。越是实事求是，越有助于宣传本身。

□任美康

他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化现象

这是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作者用边陲小镇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体验诠释透析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上千个历史人物，创作了141部长篇历史小说，3000多万字，75岁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扬名海外的“王丕震现象”发生在汉藏文化相融兼容、被称为“没有围墙”的丽江古镇。它开启了一条艺术创作道路：坚守住自己的文化疆土，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呵护着汨汨流淌的文脉血液，求其发展的营养输送带。同时，又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及周边优秀的民族文化，最终熔铸成多元一体花团锦簇的独特的自我。

文坛神话 惊世奇才

□雷 达

我隐隐担心，王丕震的历史小说会不会是粗制滥造的赝品？正是带着这些疑问，我详细读了他的几部历史小说，阅后的感受是满意的，我对他的神奇和博大而生的敬畏心仍然不减。

我首先关心的是王丕震的历史观有何特点，他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度和标准是什么？采取何种视角？评价的根据又是什么？他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因我所看有限，只能管中窥豹。就以我读得较细的《秦始皇》《金圣叹》二书和浏览的《唐尧与虞舜》而论，我认为他的历史观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中又渗透着很强的民本精神，汲取了某些民间的积极精神和善恶标准。

我更关心王丕震占有的史料够不够，可靠性怎么样，是离开历史真实的胡涂乱抹，还是尊重史实的艺术创造？我们知道，历史小说创作，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弄清史实，占有大

文化立市需要全民参与呵护。而文化人首当其冲，义不容辞。丽江西促会的几个老同志，把《王丕震全集》的出版当做工作的第一件大事，6年来他们筹集资金，编辑审稿，默默工作，一丝不苟，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一浩大的精品工程。

幽雅宜人的生态环境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是丽江参与未来竞争的两张王牌，能否培育守护并适时出手这两张王牌，是对我们文化的智慧和勇气的考验，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琳琅满目的文化精品展现在世人面前，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文坛神话 惊世奇才

□雷 达

量史料，并能去伪存真，才有可能揭示历史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才有可能进而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仅就他写秦始皇、金圣叹来说，我认为占有史料还比较丰富，比我们已知的常识要宽阔得多，他还能从稗官野史中提取一些营养。关于尧与舜的历史记载是非常有限的，写长篇小说难度太大，但我看《唐尧与虞舜》，作者能在有限的史料中找到故事并生发开来，生动有趣地表现了禅让与世袭两种权力移交方式的不同和斗争，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都是传贤而不传子，读来对尧舜时代的大同情景油然而起向往之情。金圣叹的史料并不多，他能写成这样，我认为不易。

作为历史小说，他的叙事简明、紧凑、生动、清晰，短句子多。尤其是擅长拟人物的对话。你来我往，各有个性，语气口吻，与人物身份很符合。

文坛神话 惊世奇才

□雷 达

品做一点分析：第一，不把历史当传奇来写，这是典型的知识审美式的历史小说的写法，虽然他是写陈圆圆，但是他既不夸大，也不丑化历史人物，王丕震笔下的陈圆圆是一个年轻貌美，才情并茂的古代女性，追求正常的和美生活，有着民间普遍的道德标准，他绝对不是把历史当传奇来写，他的历史小说基本上都是这个思路。王丕震看待历史是把历史看成是人的历史。100多部小说，基本上都是以人物为核心来写的，写在历史中的遭遇、命运，把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表现非常鲜明。

第二，他的这种知识审美式的历史小说是用一种客观再现历史的叙事方式，用白描的手法来撰写人物的神态，所以他更多的是借鉴和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小说的一些手法和思维，在他的作品当中表现

王丕震主要作品目录

《则天女皇》(1985年)《辛弃疾》(1985年)《刘邦》(1985年)

《秦始皇》(1986年)《杨广父子》(1986年)《李世民》(1986年)

《天京恨》(1987年)《风尘才女薛涛》(1987年)

《陈圆圆》(1988年)《黄巢》(1988年)《王安石变法》(1988年)《华蒙一统传》(1988年)《松赞干布》(1988年)

《汉武帝》(1989年)《杜文秀》(1989年)《商鞅》(1989年)《唐唐李后主》(1989年)《秋瑾》(1989年)

《鬼谷四弟子》(1990年)《兵圣孙武》(1990年)《蔡锷》(1990年)

《司马迁》(1991年)《神医华佗》(1991年)《大将魏延》(1991年)《沈括》(1991年)《貂蝉》(1991年)

《郑成功》(1992年)《梁红玉》(1992年)《张勋复辟》(1992年)《冯段之争》(1992年)《军伐会战》(1992年)《曹吴祸国》(1992年)《密国帝制》(1992年)《帝梦落空》(1992年)《军伐末路》(1992年)《神奸国贼》(1992年)《唐尧与虞舜》(1992年)《大禹王》(1992年)

《周文与周武》(1993年)《管仲》



王丕震在伏案创作

王丕震(1922—2003)，云南丽江纳西族作家。1984年退休后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曾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王丕震先生在1984年至2002年的18年时间里，共创中国历史小说141部和1部政论文集，共3000多万字。是只有30万人口的纳西民族作家中以独特的眼光和手法描写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上百个历史风云人物的第一人。丽江市委、市政府于2009年组织编辑了《王丕震全集》。2009年11月2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云南丽江市委、市政府在北京召开《王丕震全集》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王丕震是纳西民族优秀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美德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小说充分体现出纳西族开放、包容、积极吸纳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博大眼界和广阔胸怀。王丕震为推动大陆和台湾文化交流，促进两岸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王丕震全集》的出版发行，对于向海内外展示丽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文化底蕴有着重要意义。“王丕震现象”值得认真研究。本报刊发与会作家、评论家的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编者



得非常娴熟，包括像《陈圆圆》这部小说，他对人物神态的描写都是活灵活现的。包括他写的崇祯皇帝，写出了皇帝的性格，写出了皇帝的复杂性，这一切都是用白描的手法，写得非常好。

总的来说，王丕震用这样一种知识审美的历史小说，通过历史小说的方式来把我们带到历史场景中间，通过一种知识的熏陶，让你得到一种阅读的愉悦，读他的历史小说会让人获得一些历史知识，站在客观的历史之上进行创作，这种写法是独特的。

《王丕震全集》研讨会发言摘编

专家关注『王丕震现象』

王丕震先生已经离开我们6年了，离开之前他曾说：“我不是作家，我也没有什么写作技巧。”在我的心里，王丕震先生不是以作家自居的一个作家。他62岁才开始写作，而且是长篇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一般来讲是比较难写的，比如每个人专攻一个朝代，有的人专门写晚清史，有的人是专门以宋史来写。可王丕震的长篇历史小说跨度这么大真是有一些不可思议。但是今天，他的作品庄严地摆在我们面前，用无声的事实告诉我们：我就这样走过了我最后生命的18年，我以每天4000到5000字的速度完成了非常重要的一部书。他是我们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纳西族人，在他的笔下对中华文化的一种全身心的文化认同感非常让我感动。还有他写作中注入的一种文化自觉也使我 very 感动，他不是为了稿酬，不是为了出名，就是想写就写，跟“走火入魔”一样，从武则天开始，奇迹般142部书，让我感觉到真的是一种很奇特的文化现象。这让我受到更大的震撼，因为咱们都是写作的人，都是有过写作实践的人，一天如果写5000字你要坚持一周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坚持一个月，那手指头肯定有问题了，手指头肯定变形，那写了18年，而且又是高龄的老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毅力？什么样的精神？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特别的佩服，特别的感慨！

王丕震先生非常忠于历史，依据史实创作，不是天马行空，这样就说明他超常的记忆力和对史料强烈的占有程度。今天王丕震让我们看到了活生生的文学奇迹。他因历史而成就自我，他在成就自我的同时也成就世界，他同时也是一个和自我较劲，和时间赛跑的一个老头，这些概括怎样说都不为过，他62岁之前一直从事另外一个工作，这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他60岁以后，用坚忍不拔的毅力来完成的3000多万字，142部作品，这种创作可能是当代文坛没有能够达到的。

王先生的一切源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一种文化自觉，同时更难得的是他虔诚的爱国心，75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认准了自己的道路就坚定地走下去。这种高尚的情怀是我们每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追求的。所以今天研讨纳西族作家王丕震的作品，他有着很多基因密码让我们破译，解析一下王丕震这个现象，探讨一下人的最大潜能，王丕震先生给我们提供了特别好的范例，我也特别感谢丽江市委市政府发现了王丕震，为文坛星群增添了又一颗亮星。

一支秃笔涌流浩瀚的史笔浪花

□黄 尧

我们怀着复杂而愧疚的心情来纪念王丕震先生。作家王丕震身后煌煌141部长篇小说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人能留下如此多的文字，等身而过之的，而我们这位乡居作家，62岁开始发轫，此前，蒙冤长达24年，这是过去的幸。惟在于他抛却冤屈之苦，愤然寻梦，这里或许有关太史公司马氏的影子，身腐而心在。清代作家李渔（笠翁）有一段话：“草木之花，经霜必死，其能死而不死，交春复发者，根在故也……然则人之荣枯显晦，成败利钝，皆不足据，但询其根之无恙否耳。根在，则虽处恶运，犹如霜后之花，其复发也，可坐而待也”。或许没有人等待，因为受到政治不公待遇的王丕震，获得相对自由，可以掌握自己命运时，已来日无多。且对于投身长距离的文学与生命竞赛，他除了老弱之躯与那个小小的纳西族家居，可以说一文不名。没有人奢望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老文人能创造奇迹，也没有人指望他一支秃笔，能像大河一样涌流出如此跌宕而浩瀚的史笔浪花。甚至，我的猜想，他自己也未必奢望有如此成垒成城的巨制。他只是默默耕耘，不舍昼夜。

我以为，我们所以“等到”这样的结果，今天面对这些已经成书的数十万字的历史小说，可以猜想的固然很多，他在困图之中，伴以中国数千年历史及其文明，不能以人的尊严活在当世，然而却活在《史记》那样的漫漫历史途中，追踪抑或悄然与古人对话。事实证明，他为人之尊严非但没有消减，反而放射出异常的超凡的光彩。

我们举行这个纪念性研讨会，我以为最有价值的是，研究王丕震的“根性”所在，如果它存在的话，又是什么？

依我的猜想，至少，他对中国优秀文化(包括她的历史)有着入骨入髓的浸透。王丕震先生的精神，首先是他的学习，他的如大漠集薪般的毫末积累；他的如暮鼓晨钟般的人文祈拜；他舍命如投生般的披览阅读——如果不是要写小说，这样与日月竞走，同样是尽兴而愉快的。这是他在百部小说外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其次，他对中国语言，即他用以表达幽愤、孤愤、向往与终绝，自由与爱情的写作语言——“汉语”透彻的敬畏。再次，是他对中国历史——古代史乃至近代史透彻的了解与再表述的欲望。

我与王丕震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有数面之缘，但即使到他的陋室去造访，他也绝少言辞，故无以记录的文字。依墙花开着花兰茶兰，不惜禅机不闻语。对于一个只需要时间(生命一刻刻延续)而别无他求的人，也许就是这样。

王丕震也许是一个不可多得，或者目前仅存的个案。但在丽江，这个以纳西族文化为主要标志的地区，像他这样的作家其实不在少数。如赵银棠、周善甫、木丽春、牛相奎等，多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协会员和著名作家、文化史家、学者。其后还有杨世光、和国才、沙鑫等等。他们大多积储丰厚、创作勤奋，对地方文化发掘、建设充满热情。

以我见，王丕震小说平实、易读、通俗(很多时候我们错用、误解了这个词汇的含义)，他惯于单线性叙述，基本不用多空、交叉、板块结构的方法，一气读来，可以掩卷。人物塑造多直言定型，对话很有意思，如果生活在纳西族聚居的丽江，熟悉这个民族特殊的表意方式，你可以发现这些“对话”就像大研镇上两个老乡的闲言碎语，说古道今。拿来演义古代名人，意外获得了亲近。

丽江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门做了这么一件事，是值得称道的，地方党委、政府如此看重一个作家的创造，令人感动。

本版责编：胡文杰